



国学精粹珍藏版

# 四库全书

卷三

主编 / 李志敏



原文·注释·解读

积淀文化 陶冶情操  
滋养心灵 启迪智慧

读传世典籍 赢智慧人生

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【国学精粹珍藏版】

李志敏◎主编

# 四库全书

卷三



◎ 尽览中国古典文化的博大精深  
◎ 读传世典籍，赢智慧人生

—— 受益终生的传世经典



墨子

## 耕柱第四十六



### 【原文】

子墨子怒耕柱子。耕柱子曰：“我毋俞于人乎？”子墨子曰：“我将上太行，驾骥与羊，我将谁驱？”耕柱子曰：“将驱骥也。”子墨子曰：“何故驱骥也？”耕柱子曰：“骥足以责。”子墨子曰：“我亦以子为足以责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子墨子生耕柱子的气。耕柱子说：“我难道没有胜过他人之处吗？”子墨子说：“我准备上太行山，驾车的有良马和牛，你打算用哪种来驾车？”耕柱子说：“打算用良马来驾车。”子墨子说：“为什么用良马来驾车呢？”耕柱子说：“因为良马才足以担负重任。”子墨子说：“我认为你也足以担负重任。”

### 【原文】

巫马子谓子墨子曰：“鬼神孰与圣人明智？”子墨子曰：“鬼神之明智于圣人，犹聪耳明目之与聋瞽也。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，而陶铸之于昆吾。

### 【译文】

巫马子对子墨子说：“鬼神与圣人相比，谁更明智？”子墨子说：“鬼神之明智于圣人之明智相比，好像是把耳聪目明的人比于聋子瞎子一样。从前夏王启，命令费廉去山上开发铜矿，而在昆吾这个地方冶铸铜鼎。

### 【原文】

“是使翁雉卜于白若之龟，曰：‘鼎成三足而方，不炊而自烹，不举而自臧，不迁而自行。以祭于昆吾之虚，上乡！’卜人言兆之由曰：‘飨矣！蓬蓬白云，一南一北，一西一东，九鼎既成，迁于三国。’夏后氏失之，殷人受之；殷人失之，周人受之。

### 【译文】

“还命翁雉乙占卜于百灵之龟，其卜辞云：‘铸成九鼎有三只脚，呈方形，不用生火而能自煮；不用在里边放东西，而自然就有东西在里边放着；不用搬迁而自己就会移动。用此鼎在昆吾之墟祭祀。请在上的鬼神享用。’翁雉乙又讲出占辞说：‘鬼神已经享用了！蓬蓬白云，有的在南，有的在北，有的在西，有的在东。九鼎铸





成之后,迁徙到三国。’夏王启将九鼎丢失了,商人得到了;商人丢失了,周人得到了。

### 【原文】

“夏后殷周之相受也,数百岁矣。使圣人聚其良臣,与其桀相而谋,岂能智数百岁之后哉?而鬼神智之。是故曰,鬼神之明智于圣人也,犹聪耳明目之与聾瞽也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“夏商周的人互相传授,经历好几百年,即使让圣人把天下良臣和杰出的良相来参与谋划,哪里能知道几百年后的事情呢?但是鬼神却能知道。所以说:‘鬼神比圣人明智,就如同把耳聪目明的人比于聋子瞎子一样。’”

### 【原文】

治徒娱、县子硕问于子墨子曰:“为义孰为大务?”子墨子曰:“譬若筑墙然,能筑者筑,能实壤者实壤,能欣者欣欣,然后墙成也。为义犹是也,能谈辩者谈辩,能说书者说书,能从事者从事,然后义事成也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治徒娱和县子硕问子墨子说:“行义最要紧的是什么?”子墨子说:“好比筑墙一样,能够捣土的就捣土,能够填土的就填土,能够挖土的就挖土,然后墙才筑成。行义也是如此:能演说的就演说,能解释典籍就解释典籍,能做事的就做事,然后义事才能办成功。”

### 【原文】

巫马子谓子墨子曰:“子兼爱天下,未云利也;我不爱天下,未云贼也。功皆未至,子何独自是而非我哉?”子墨子曰:“今有燎者于此,一人奉水将灌之,一人掺火将益之,功皆未至,子何贵于二人?”巫马子曰:“我是彼奉水者之意,而非夫掺火者之意。”子墨子曰:“吾亦是吾意,而非子之意也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巫马子对子墨子说:“你兼爱天下,没有什么利益;我不爱天下,也没有什么害处。都没有成功,你为什么只肯定自己而否定我呢?”子墨子说:“而今有放火的人在这里,一个人捧水准备浇灭它,另一个人拨火想使它更旺,都还没有做成,你认为哪一个正确呢?”巫马子说:“我肯定捧水之人的用心而否定拨火人的用心。”子墨子说:“我也是肯定我的用心,而否定你的用心。”

### 【原文】

子墨子游耕柱子于楚。二三子过之。食之三升,客之不厚。二三子复于子



墨子曰：“耕柱子处楚无益矣！二三子过之。食之三升，客之不厚。”子墨子曰：“未可智也。”毋几何而遗十金于子墨子，曰：“后生不敢死，有十金于此，愿夫子之用也。”子墨子曰：“果未可智也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子墨子推荐耕柱子去楚国做官。有几个同学去探望他，耕柱子请他们吃饭。每餐只有三升米，招待得不优厚。这几个同学回来报告子墨子说：“耕柱子在楚做官没有获得什么利益！我们几个同学去探望，每顿只给我们吃三升米，招待不优厚。”子墨子说：“还不能下结论。”没多久，耕柱子叫人送了十镒黄金给子墨子，说：“学生不敢贪财而违法被处死，现有十镒黄金在这里，请老师使用。”子墨子说：“果然不能轻易下结论啊！”

### 【原文】

巫马子谓子墨子曰：“子之为义也，人不见而助，鬼而不见而富，而子为之，有狂疾。”子墨子曰：“今使子有二臣于此，其一人者见子从事，不见子则不从事；其一人者见子亦从事，不见子亦从事，子谁贵于此二人？”巫马子曰：“我贵其见我亦从事，不见我亦从事者。”子墨子曰：“然则是子亦贵有狂疾者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巫马子对子墨子说：“你行义事，别人不会见而帮助你，鬼不会见而使你富裕，然而先生却仍然这样做，这是有疯病。”子墨子说：“而今假如你这里有两个家臣，其中一个见到你便做事，不见你便不做事；另一个见到你也做事，不见到你做事，你也看重两个人中的哪一个？”巫马子说：“我看重见到我也做事，不见到我也做事的那个人。”子墨子说：“既然如此，那么你也看重有‘疯病’的人了。”

### 【原文】

子夏之徒问于子墨子曰：“君子有斗乎？”子墨子曰：“君子无斗。”子夏之徒曰：“狗豨犹有斗，恶有士而无斗矣？”子墨子曰：“伤矣哉！言则称于汤文，行则譬于狗豨，伤矣哉！”

### 【译文】

子夏的学生问子墨子说：“君子之间互相争斗吗？”子墨子说：“君子没有争斗。”子夏的学生说：“猪狗尚有争斗，哪里有士而无争斗的呢？”子墨子说：“可悲啊！讲话总是列举商汤王、周文王，行动却拿狗猪作譬喻，可悲啊！”

### 【原文】

巫马子谓子墨子曰：“舍今之人而誉大王，是誉槁骨也。譬若匠人然，智槁





木也，而不智生木。”子墨子曰：“天下之所以生者，以先王之道教也。今誉大王，是誉天下之所以生也。可誉而不誉，非仁也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巫马子对子墨子说：“舍弃当代的不去歌颂，而去称颂先王，这是称颂一堆枯骨啊。就像木匠一样，只懂得干枯的木材，而不懂得活生生的树木。”子墨子说：“天下人之所以能够生存的原因，是因为用先王的‘道’来教育的结果。而今称颂先王，是称颂天下人赖以生存的‘道’。该称颂的不称颂，这就不是仁了。”

### 【原文】

子墨子曰：“和氏之璧、隋侯之珠、三棘六异，此诸侯之所谓良宝也。可以富国家，众人民，治刑政，安社稷乎？”曰：不可。所谓贵良宝者，为其可以利民也。而和氏之璧、隋侯之珠、三棘六异，不可以利人，是非天下之良宝也。今用义为政于国家，国家是会变富足，国家必富，人民必众，刑政必治，社稷必安。所为贵良宝者，可以利民也，而义可以利人，故曰：义，天下之良宝也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子墨子说：“和氏璧、隋侯珠、九鼎，这些都是诸侯心目中贵重的宝物。但可以用来使国家富足，人口增多，刑事政治得到治理，国家得到安定吗？”回答说：不可以。所谓贵重的宝物，是因为它可以使人们得利。但和氏璧、隋侯珠、九鼎，不给人以利益，所以不是天下值得珍视的宝物。而今用义来施政于国家，人口一定会增多，刑事政治一定会得到治理，国家一定会安定。人们认为宝物值得珍重，是因为它有利于人民，而义正可以使人民得利，所以说：义，是天下的贵重宝物。”

### 【原文】

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曰：“善为政者若之何？”仲尼对曰：“善为政者，远者近之，而旧者新之。”子墨子闻之曰：“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，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对也。叶公子高岂不知善为政者之远者近之，而旧者新之哉？问所以为之若之何也。不以人之所不智告人，以所智告之。故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，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对也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叶公子高向孔子求教施政之道说：“要怎么样才算是善于施政呢？”孔子回答说：“善于施政的人，要使疏远的变得亲近，要使有旧情的人如同新交一般不感到厌怠。”子墨子听到后说：“叶公子高问得不在点子上，孔子也没有答在点子上。”



上。叶公子高怎么会不知道善于施政的要使疏远的人变得亲近,使故旧像新交一样不感到厌怠?他是问要怎么样去做。不拿别人不懂得的去告诉别人,却拿别人已经懂得的去告诉别人。所以说叶公子高问得不在点子上,孔子也没有答在点子上。”

### 【原文】

子墨子谓鲁阳文君曰:“大国之攻小国,譬犹童子之为马也。童子之为马,足用而劳。今大国之攻小国也,守者,农夫不得耕,妇人不得织,以守为事;攻人者,亦农夫不得耕,妇人不得织,以攻为事。故大国之攻小国也,譬犹童子之为马也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子墨子对鲁阳文君说:“大国攻打小国,就像小孩子两手着地作马行一样。小孩子学马行,足以自致疲劳。而今大国攻打小国,被攻者,农夫不能耕种,妇女不能纺织,以守为正事;攻人者,农夫也不能耕种,妇女也不能纺织,以进攻作为自己的正事。所以大国攻打小国,好像小孩子双手着地作马行一样。”

### 【原文】

子墨子曰:“言足以复行者,常之;不足以举行者,勿常。不足以举行而常之,是荡口也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子墨子说:“言论足以付之于行动,应当推崇;不能付之于行动,就不能推崇。言论不能付之行动而又推崇它,那就是空言妄语。”

### 【原文】

子墨子使管黔激游高石子于卫,卫君致禄甚厚,设我于卿,高石子三朝必尽言,而言无行。去而之齐,见子墨子曰:“卫君以夫子之故,致禄甚厚,设我于卿,石三朝必尽言,而言无行,是以去之也。卫君无乃以石为狂乎?”子墨子曰:“去之苟道,受狂何伤!古者周公旦非关叔,辞三公,东处于商奄,人皆谓之狂,后世称其德,扬其名,至今不息。且翟闻之;‘为义非避毁就誉。’去之苟道,受狂何伤?”

### 【译文】

子墨子命管黔激介绍高石子到卫国去,卫国国君给予高石子很优厚的俸禄,把他列为卿。高石子三次朝见国君,每次都把意见讲完,但他的意见并非被采纳实行,便离开卫国到了齐国,拜见子墨子说:“卫国的国君看在你的面上,给我很



优厚的俸禄,把我列为贵卿,我三次朝见都把意见充分表达,但我的意见未被采纳实行,所以离开了卫国。卫国国君或许会认为我狂妄吧?”子墨子说:“只要离开卫国是符合原则的,虽然承受狂妄的名声,又有什么关系?古者周公旦驳斥管叔,辞去三公的职位,住到东方的商奄,人们都说他狂,后代的人却称顾他,传扬他的名声,直到今天都没有停止。况且我所以说:‘行义不能躲避别人的批评而去接受别人的称赞’离开只要符合原则,虽受狂名又有什么关系?”

### 【原文】

高石子曰:“石去之,焉敢不道也!昔者夫子有言曰:‘天下无道,仁士不处厚焉。’今卫君无道,而贪其禄爵,则是我为苟陷人长也。”子墨子悦,而召子禽子曰:“姑听此乎!夫倍义而乡禄者,我常闻之矣;倍禄而乡义者,于高石子焉见之也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高石子说:“我虽然离开了卫国,哪里敢不遵守原则呢!从前老师曾经说过:‘天下无道,仁士就不应该处在俸禄优厚的位置上。’而今卫国国君无道,而贪恋他的爵禄,那我就是白白地享用别人的俸禄了。”子墨子很高兴,而召见禽滑厘说:“且听听这些话吧!违背义而贪图俸禄的,我过去常常听说;拒绝俸禄而向往义的,在高石子身上可以见到了。”

### 【原文】

子墨子曰:“世俗之君子,贫而谓之富则怒,无义而谓之有义则喜。岂不悖哉!”公孟子曰:“先人有则,三而已矣。”子墨子曰:“孰先人而曰有则三而已矣?子未智人之先有后生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子墨子说:“世俗的君子,如果贫穷你说他富有,他就会发怒,如果他无义你说他有义,他就很高兴,这不是很荒谬吗!”公孟子说:“前人已有的,只要效法它就行了。”子墨子说,“谁说前人已有的,后人只要效法它就行了,你不知道人之生于先者,比之于更在前者,则为后矣;所以先后相对而言,何必一定要以古先为法!”

### 【原文】

有友子墨子而反者,“我岂有罪哉?吾反后。”子墨子曰:“是犹三军北,失后之人求赏也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有与子墨子为友而又背叛的,说:“我难道有罪吗?我背叛是在他人之后。”



子墨子说：“这好像是三军打败后逃走，走在最后的人请求奖赏一样。”

### 【原文】

公孟子曰：“君子不作，术而已。”子墨子曰：“不然。人之其不君子者，古之善者不詠，今也善者不作。其次不君子者，古之善者不遂，已有善则作之，欲善之自己出也。今詠而不作，是无所异于不好遂而作者矣。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詠之，今之善者则作之，欲善之益多也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公孟子说：“君子不创作，只阐述先贤的古训罢了。”子里子说：“不对。人当中极无君子品格的人，对于古代有好的不阐述，对于现代有好的也不创作。第二等无君子品格的人，对于古代有好的不阐述，对自己有好的便创作，希望好的东西出于自己。而今只阐述古之善者而不创作的人，与不喜欢阐述古之善者却喜欢自我创作的人，是没有什么区别的。我认为古之善者便阐述，今之善者便创作，是希望好的东西越来越多。”

### 【原文】

巫马子谓子墨子曰：“我与子异，我不能兼爱。我爱邹人于越人；爱鲁人于邹人；爱我乡人于鲁人；爱我家人于乡人；爱我亲于我家人；爱我身于吾亲，以为近我也。击我则疾，击彼则不疾于我，我何故疾者之不拂，而不疾者之拂？故有我，有杀彼以利我，无杀我以利彼。”子墨子曰：“子之义将匿邪，意将以告人乎？”巫马子曰：“我何故匿我义？吾将以告人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巫马子对子墨子说：“我跟你是不一样的，我不主张兼爱。比之于越人，我爱邹人；比之于邹人，我更爱鲁人；比之于鲁人，我更爱乡人；比之于乡人，我更爱家人；比之于家人，我更爱父母亲；比之于父母亲，我更爱自己，认为这样才是切近自己。有人打击我，我便痛到自己身上，打击他人，便不痛在我的身上，我为什么不去解除自己的疾痛，却去解除与自己痛痒无关的他人的疾痛呢？所以行义，有杀死他人以利我，没有杀死自己以利他人的。”子墨子说：“你的所谓‘义’是准备隐藏起来呢？还是准备公开出来？”巫马子说：“我为什么要隐藏我的义？我打算告诉世人。”

### 【原文】

子墨子曰：“然则一人说子，一人欲杀子以利己；十人说子，十人欲杀子以利己；天下说子，天下欲杀子以利己。一人不说子，一人欲杀子，以子为施不祥言者



也；十人不说子，十人欲杀子，以子为施不祥言者也；天下不说子，天下欲杀子，以子为施不祥言者也。说子亦欲杀子，不说子亦欲杀子，是所谓经者口也，杀常之身者也。”子墨子曰：“子之言恶利也？若无所利而不言，是荡口也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子墨子说：“既然如此，那么有一个人赞同你的主张，便有一个人要杀死你以利己；有十个人赞同你的主张，便有十个人要杀死你以利己；天下人都赞同你的主张，天下人都要杀死你以利己。反之有一个人不赞同你的主张，这个人就要杀死你，认为你是散布了不吉祥的言论；十个人不赞同你的说法，就会有十个人想杀死你，认为你是散布不吉祥言论的人；天下人不赞同你的主张，天下的人都要杀死你，认为你是散布了不吉祥言论的人。赞同的人要杀死你，不赞同你的也要杀死你，这就是所谓祸从口出，反而殃及自身啊。”子墨子说：“你的话，从最后的结果来看是厌恶利。假如没有利益而发表言论，这就是空言妄语了。”

### 【原文】

子墨子谓鲁阳文君曰：“今有一人于此，羊牛豢豮，雍人但割而和之，食之不可胜食也，见人之生饼，则还然窃之，曰：‘舍余食。’不知日月安不足乎？其有窃疾乎？”鲁阳文君曰：“有窃疾也。”子墨子曰：“楚四竟之田，旷芜而不可胜辟，呼虚数千，不可胜入，见宋、郑之闲邑，则还然窃之，此与彼异乎？”鲁阳文君曰：“是犹彼也，实有窃疾也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子墨子对鲁阳文君说：“而今有一人在这里，牛羊牲畜任他宰杀烹调，吃都吃不完，看见人有臭味的饼，便很敏捷地偷到手，说：‘可以充实我的食粮。’这个人，不知道是美味的食品不能满足要求呢，还是患了偷窃的毛病？”鲁阳文君说：“是患了偷窃的毛病了。”子墨子说：“楚国四面边境之内的田地，空旷而荒芜，开垦不完，川泽山林很多，使用不尽，但看到宋国和郑国的空城，就很敏捷地掠取到手，这和上述那种人有什么不同呢？”鲁阳文君说：“这跟那种人一样，确实是有偷窃的毛病。”

### 【原文】

子墨子曰：“季孙绍与孟伯常治鲁国之政，不能相信，而祝于丛社曰：‘苟使



我和。’是犹弃其目而祝于丛社也，‘若使我皆视。’岂不缪哉！”

【译文】

子墨子说：“季孙绍与孟伯常治理鲁国的政务，但不能相互信任，而祈祷于祠庙说：‘希望我们和好团结。’这好像是各自遮住了自己的眼睛，却在丛祠中祷告说：‘希望使我们彼此都能看到。’，岂不是很荒谬吗！”

【原文】

子墨子谓骆滑釐曰：“吾闻子好勇。”骆滑釐曰：“然。我闻其乡有勇士焉，吾必从而杀之。”子墨子曰：“天下莫不欲兴其所好，度其所恶。今子闻其乡有勇士焉，必从而杀之，是非好勇也，是恶勇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墨子对骆滑釐说：“我听说你喜爱勇士。”骆滑釐说：“对！我听到某乡有勇士在，我一定跟从他并把他杀死。”子墨子说：“天下没有人不想亲附他所喜爱的人，而疏远他所厌恶的人。而今你听说某乡有勇士在，必定跟从而杀死他，这不是喜爱勇士，是痛恨勇士啊！”

## 公输第五十



【原文】

公输般为楚造云梯之械，成，将以攻宋。子墨子闻之，起于鲁，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，见公输般。

【译文】

公输般为楚国制造攻城兵械云梯，造好了，准备用来攻打宋国。墨子听到消息，从鲁国出发，走了十天十夜，到达楚国的郢都，去见公输般。

【原文】

公输般曰：“夫子何命焉为？”子墨子曰：“北方有侮臣者，愿藉子杀之。”公输般不说。子墨子曰：“请献十金。”公输般曰：“吾义固不杀人。”

【译文】

公输般说：“先生有什么见教呢？”子墨子说：“北方有人侮辱我，我想拜托你将他杀掉。”公输般听了不太高兴。子墨子说：“我愿奉献十镒黄金。”公输般说：





“我奉行‘义’决不杀人。”

### 【原文】

子墨子起，再拜曰：“请说之。吾从北方闻子为梯，将以攻宋，宋何罪之有？荆国有余于地，而不足于民，杀所不足，而争所有余，不可谓智。宋无罪而攻之，不可谓仁。知而不争，不可谓忠。争而不得，不可谓强。义不杀少而杀众，不可谓知类。”公输般服。子墨子曰：“然，胡不已乎？”公输般曰：“不可，吾既已言之王矣。”子墨子曰：“胡不见我于王？”公输般曰：“诺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子墨子站起来，对公输般再次行拜，说：“请允许我说说这‘义’吧。我在北方听说你造成了云梯，准备用来攻打宋国。宋国有什么罪过？楚国土地有余而人口不足，牺牲自己本来不足的人口，去争夺本来已经有余的土地，这种做法谈不上是聪明的。宋国没有罪而去攻打它，谈不上是仁。懂得了这些道理却不去争谏，谈不上是忠。争谏而达不到目的，谈不上是强。自以为奉行‘义’，不去杀那几个人，却去杀宋国众多的人，不能说是懂得事理。”公输般被说服了。子墨子说：“那么，为什么不停止攻宋呢？”公输般说：“不行！我已经把攻宋之事与楚王说定了。”子墨子说：“为什么不把我引荐给楚王？”公输般说：“好吧。”

### 【原文】

子墨子见王，曰：“今有人于此，舍其文轩，邻有敝舆，而欲窃之；舍其锦绣，邻有短褐，而欲窃之；舍其粱肉，邻有糠糟，而欲窃之。此为何若人？”王曰：“必为窃疾矣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子墨子进见楚王，说：“而今这里有一个人，他丢弃自己华美的彩车，却想去偷邻居的破车；丢弃自己的漂亮的丝绸衣裳，却想去偷邻居的粗布短袄；丢弃自己的精美佳肴，却想去偷邻居的粗劣食物。这是什么样的人呢？”楚王说：“他必定是犯了偷窃的毛病。”

### 【原文】

子墨子曰：“荆之地，方五千里；宋之地，方五百里，此犹文轩之与敝舆也；荆有云梦，犀兕麋鹿满之，江汉之鱼鳖鼃鼉为天下富；宋所为无雉兔鲋鱼者也，此犹粱肉之与糠糟也；荆有长松、文梓、楸、枏，宋无长木，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。臣以王吏之攻宋也，为与此同类。”王云：“善哉。虽然，公输般为我为云梯，必取宋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子墨子说：“楚国的土地方圆五千里；宋国的土地，方圆五百里，这就像彩车



与破车一样。楚国有云梦泽,犀牛、兕牛和麋鹿到处都是,长江汉水又盛产鱼鳖鼃鼃,是天下富饶的地方;宋国可以说是连野鸡、野兔和鲫鱼都没有,这好像是精美佳肴比之于粗劣食物;楚国有高大的松树、纹理精密的梓树和楸楠、梓樟,宋国连大树都没有,这好像华丽的丝绸衣裳比之于粗布短褂。我以为大王派臣下去攻打宋国,跟这种犯有偷窃病的是同一种类型的人。我预料大王必定有伤大义而一无所得。”楚王说:“说得好啊!虽然这样,但公输般已经为我造好云梯,我一定要攻取宋国。”

### 【原文】

于是见公输般。子墨子解带为城,以牒为械,公输般九设攻城之机变,子墨子九拒之。公输般之攻械尽,子墨子之守圉有馀。公输般诘,而曰:“吾知所以距子矣,吾不言。”子墨子亦曰:“吾知子之所以距我,吾不言。”楚王问其故,子墨子曰:“公输子之意,不过欲杀臣,杀臣,宋莫能守,可攻也。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,已持臣守圉之器,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。虽杀臣,不能绝也。”楚王曰:“善哉!吾请无攻宋矣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于是,墨子会见了公输般。墨子解下了腰带充当围城,用筷子作为守备的兵械。公输般九次运用机巧多变的兵械,子墨子九次抵御。公输般攻城的兵械用完了,子墨子防守抵御的战术还绰绰有余。公输般受挫败退,但是说:“我懂得怎样对付你,我不说。”子墨子也说:“我知道你准备怎样对付我,我也不说。”“楚王问是何故。”子墨子说:“公输般的意思,不过是想把我杀掉。杀掉我,宋国就无法守御了,可以攻取了。但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,已拿着我发明的守城兵器,在宋国的城头上等待楚国的进攻者了。虽然杀死了我,但守御的人是杀不绝的。”楚王说:“好啊!我不攻打宋国了。”

### 【原文】

子墨子归,过宋。天雨,庇其闾中,守闾者不内也。故曰:“治于神者,众人不知其功;争于明者,众人知之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子墨子从楚国返回,经过宋国。遇到天下雨,墨子到一扇闾门下躲雨,守门人不让墨子进去。所以说:“运用智慧而防患于未然,大家不知道他的功劳;运用气力争斗于光天化日,大家了解他的名字。”



列子

## 仲尼第四



### 【原文】

仲尼闲居，子贡入侍，而有忧色。子贡不敢问，出告颜回。颜回援琴而歌。孔子闻之，果召回入，问曰：“若奚独乐？”回曰：“夫子奚独忧？”孔子曰：“先言尔志。”曰：“吾昔闻之夫子曰：‘乐天知命故不忧’，回所以乐也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孔子独自坐在屋里，子贡进去侍候他，看见他面露忧愁的神色。子贡不敢发问，出来告诉了颜回。颜回便取琴而弹，唱起歌来。孔子听见了，果然把颜回召进屋去，问道：“你为什么独自快乐？”颜回说：“先生为什么独自忧愁？”孔子说：“先说说你的意思。”颜回答道：“我过去听先生说：‘乐天知命所以不忧愁’，这就是我快乐的原因。”

### 【原文】

孔子愀然有间曰：“有是言哉？汝之意失矣。此吾昔日之言尔，请以今言为正也。汝徒知乐天知命之无忧，未知乐天知命有忧之大也。今告若其实：修一身，任穷达，知去来之非我，亡变乱于心虑，尔之所谓乐天知命之无忧也。曩吾修《诗》《书》，正礼、乐、将以治天下，遗来世；非但修一身、治鲁国而已。而鲁之君臣日失其序，仁义益衰，情性益薄。此道不行一国与当年，其如天下与来世矣？”

### 【译文】

孔子凄然动了容色，过了一阵，说：“有这样的话吗？你的理解错啦！这不过是我从前的言论罢了，让我用现在的话来纠正吧。你只知道乐天知命没有忧愁，不知道乐天知命还有着很大的忧虑呢。现在我告诉你其中的道理：修养个人的身心，不管什么穷困还是显达，知道人生的变迁不由自我决定，抑制心中的变动混乱，这就是你所谓的乐天知命而没有忧愁。从前我修订《诗》《书》，端正礼乐，准备用它来治理天下，遗留后世，不仅仅是为了修养个人，治理鲁国而已。但鲁国的君主臣民日复一日地丧失应有的等级秩序，仁义更加衰落，人情愈发浅薄。这种政治主张在我活着的时候都无法在一个国家推行，更何况施于天下和后世呢？”

